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10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第四冊)

蔡政惠·著

花木蘭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10冊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四冊)

蔡政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 1945 到 1987
(第四冊) / 蔡政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17〔民 106〕

目 2+316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十二編；第 10 冊)

ISBN 978-986-485-161-4 (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733.08

106014102

ISBN-978-986-485-161-4



9 789864 851614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十冊

ISBN : 978-986-485-161-4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四冊)

作 者 蔡政惠

總編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866039 字

定 價 十二編 13 冊 (精裝) 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四冊)

蔡政惠 著



目

次

第一冊	
自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上）	37
第一節 鍾肇政文學創作觀點	37
第二節 日治時期下的原住民族書寫	42
第三節 原住民族抗日下的霧社事件	83
第四節 日治時期殖民下的原住民族	129
第二冊	
第三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下）	183
第一節 原住民族群認同意識的演變	183
第二節 原住民族懷鄉意識的萌發	222
第三節 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的文本再現	243
第四節 原住民族祭典下的精神信仰	260
第五節 原住民族勇士精神與出草意義	284
第六節 原住民族婚禮與埋石爲盟	328
第七節 原住民族文化習俗與禁忌	345
第三冊	
第四章 李喬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365
第一節 李喬文學歷程	365
第二節 李喬的文學創作背景	389
第三節 日治殖民下的原住民族論述	393
第四節 李喬童年下的蕃仔林生活再現	406
第五節 原住民族形象描繪與就業處境	408
第六節 原住民族的懷鄉意識與困境	418
第七節 原住民族認群同意識與原漢愛情矛盾	422
第八節 原住民族傳說與祭典文化	428
第五章 關曉榮、張深切、張大春等文學中的 原住民族書寫	449
第一節 關曉榮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449
第二節 張深切霧社劇本中的原住民族	491
第三節 張大春超現實主義下的原住民族	505

第四節	洪田浚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528
第五節	古蒙仁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558
第六節	官鴻志、黃小農、江上成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584

第四冊

第六章	吳錦發、鍾理和、胡臺麗等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625
第一節	吳錦發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25
第二節	鍾理和懷想中的原住民族奶奶	638
第三節	胡臺麗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44
第四節	劉還月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62
第五節	葉智中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75
第六節	阿盛、陳其南、明立國、陳列、楊渡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697
	壹、阿盛蘭嶼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97
	貳、陳其南蘭嶼文化中的原住民族	701
	參、明立國田野調查中的原住民族	703
	肆、陳列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08
	伍、楊渡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15
第七節	李慶榮、鄭寶娟、劉春城、吳富美、林文義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724
	壹、李慶榮田野調查中的原住民族	724
	貳、鄭寶娟祭典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37
	參、劉春城懷想中的原住民族奶奶	742
	肆、吳富美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45
	伍、林文義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48
第七章	原住民族書寫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分析	763
第一節	原住民族書寫的發展脈絡與異同分析	763
第二節	漢族作家書寫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特色分析	773
第三節	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綜論	895
第八章	結 論	897
	參考文獻	921

第六章 吳錦發、鍾理和、胡臺麗等 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第一節 吳錦發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一、原住民族文學之創作背景

吳錦發曾自述關於與原住民族接觸的過程，乃源自於當年大學時的田野調查工作，「民國六十三年，我還在念中興大學社會系二年級，那一年暑假，我到宜蘭縣的南澳鄉做山地調查，調查的對象是一般貧戶的生活狀況，委託調查的單位是省政府社會處；……只我一個上了山，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臺灣山地社會的經過。」〔註1〕吳錦發藉此真實地與原住民族接觸的機緣下，真實地見識到原住民真實的生活樣貌。

那一個月在山上各個部落間奔走，和我們原住民同胞生活在一起，使我大大的開了眼界，它給我心靈上的衝擊是無與倫比的，他使我幸運的比一般愛作白日夢的大學生提早看到了我們社會的真相，它也使我首次離開漢民族的視野，體會到這個島上另一種民族的思考和看法。〔註2〕

吳錦發乃坦承到山地進行田野調查，真實接觸原住民族前，對於原住民

〔註1〕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臺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1月），頁1。

〔註2〕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1~2。

乃存在著族群刻板印象，「在那一個月之前，我對臺灣原住民觀念是非常『吳鳳式』的，我以為臺灣的原住民真的就是如小學課本中描述的，是茹毛飲血，出草馘首，野蠻不開化近於野獸的種族，而且他們之得以開化，完全是我們漢民族賜予他們的大恩大德。」〔註3〕吳錦發在真實接觸過原住民族後，方可瞭解原住民的族群境況。

及至我在那山地的一個月走下來，我才發現：他們竟出乎我想像之外的，是如此優美的種族，他們崇尚自然，歌詠山林，敬重朋友，頌讚愛情，甚至，更令我訝異的，他們在家庭中對父子親情的平等對待態度，是如何的和我們漢民族講究壓制的權威崇拜不同；他們對部落族人利害一體的關懷情義是如何優越於我們漢民族「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自私自利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註4）

諸多外族與漢族，對於原住民族，均存在著汗名化的刻板印象，對於原住民乃極度不公平。關於原住民族文化範疇，乃充滿著諸多豐富多元又深具獨特性的神話傳說與口傳文學。吳錦發即自我反思著，諸多原住民所承受的汗名化思惟，乃有所謬誤。

你能想像擁有「那女人幻化為一棵芭蕉樹，在晨風中搖曳，清清掉落幾顆晶瑩的露珠」這麼淒美傳說故事的民族，我們敬稱他們為「野蠻」是如此虛妄的一件事嗎？〔註5〕

吳錦發更真實地體會到原住民族真情真意、有情有義的真性情，舉例而言，諸如，「你能想像一個一百零三歲的老阿婆，由他當里幹事的曾孫扶著走二個小時的山路，為的只是和我這個『貴客』喝幾竹筒米酒，唱幾首已近絕傳的泰雅魯情歌，是何等的情義嗎？」〔註6〕老阿婆乃親自為吳錦發演唱原住民族曲調，「多年前，在南澳鄉的深山中，那個一百零三歲泰雅的老阿婆在黑夜的石板屋裡唱出悲涼的歌聲：我已經很老了，我即將靜靜的在山林裡死去，晚上你們將聽到從黝黑的森林裡吹來的風聲。我的孩子們，你們不要怕，那是我回來看你們了！」〔註7〕在原住民耆老的歌聲中，乃傳唱出原住民族的族群悲歌。吳錦發在真實見證著原住民的真摯情意後，「那一個月的經驗與思

〔註3〕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

〔註4〕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

〔註5〕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

〔註6〕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

〔註7〕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7。

考，使我痛心的感受到身為橫霸的漢民族一員是如此的羞恥，對於臺灣的原住民同胞，我們虧欠他們的是那麼多！」〔註8〕吳錦發乃深刻地萌發著漢族的原罪情懷。

文明與野蠻的標準在哪裡？「德政」？德政的基礎在哪裡？把人趕上山，而指其為「蕃」的道義在哪裡？不能讓其「安其居」、「樂其群」，假「開發」之名兒一再強令遷村使他們流離失所的同胞之情在哪裡？不得以山的名字登記戶口，一律改為漢姓漢名的「民族平等對待」之理在哪裡？〔註9〕

吳錦發由此闡述在編選「臺灣山地小說選」的原始創作動機，「如果……我當時想，我們還是一個有歷史良知的漢民族知識份子，我們應該誠心誠意的重新檢討以往我們對待原住民的種種態度，甚至，我認為我們必須加倍的關心我們原住民同胞，應為我們祖先在歷史上的行為向他們『贖罪』！這種自省後的認知，變成了我今天編選這本『臺灣山地小說選』的原始動機。」

〔註10〕原住民文學編撰，即代表著吳錦發對於原住民族的關切之意。

「臺灣山地小說選」，只是我對臺灣原住民的回報與贖罪行動的第一個實踐，往後我將在各方面呼籲同道，大家一起來關心我們原住民的同胞，使我們「臺灣的心」能更寬容的、慈愛的也包含我們原住民同胞的心靈。〔註11〕

吳錦發甚至於分析諸多原住民文學創作的漢族作家，還以客家籍作家為主；或許即由於客家籍作家在歷史淵源上，乃因地處於原住民族鄰近地帶，而產生較為頻繁的原漢族群接觸機會。在此因緣際會下，客家籍作家對於原住民族的關切與認知較多；進而有諸多客家籍漢族作家所撰寫的原住民文學應運而生。

客家籍作家對山地為背景的小說表現較多，大概和客家人在歷史淵源上和原住民接觸頻繁有關係吧；臺灣在開墾之初，漳、泉一帶的閩籍移民來得比較早，佔據了大部分平原地區，粵籍的移民隨後才到，只能選擇較近山腳的偏僻地區落腳，因此在生存競爭上和原住民的關係比較密切，所以客籍作家多有描寫山地背景的著

〔註8〕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3。

〔註9〕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3。

〔註10〕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3。

〔註11〕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5。

作。〔註 12〕

根據吳錦發的觀點，由漢族所撰寫原住民文學，不免流於隔靴搔癢之狀，「基於這樣的認識，我當然更急切的希望看到年輕的原住民知識份子能自覺自救，自己勇敢的站出來，爲自己族人的將來好好思考，大家心連心手牽手，共同來爲原住民美好的明天奮鬥。」〔註 13〕吳錦發乃努力地提攜後進，以期有更多優秀原住民族作家出現。

我們文壇近年來的確出現了兩位傑出的原住民作家，那就是高雄醫學院畢業，現在正在服憲兵役的布農族作家田雅各，和排灣族詩人莫那能，他們出現，我認爲是臺灣文壇近幾十年來不得了的大事，他們優美的文字描寫，豐富的詩的節奏感，以及有尊嚴的人性吶喊，對日漸腐朽、墮落、浮華、膚淺的臺灣文學，無疑是一記暮鼓晨鐘，他們的文學是真正的人的文學，我們以擁有這樣的臺灣原住民作家感到驕傲，也感到汗顏。〔註 14〕

吳錦發乃真實地記述著，在接觸原住民族的文化樣貌與生活實況後，對於原住民所產生的族群觀點與分析視角，方可更真實地切近原住民族群文化特色。再加上後殖民理論的印證，尚可更深入地分析原住民族處境，「後殖民理論的引進，對於九〇年代臺灣研究的相關學科訓練造成很大的衝擊。……這是因爲後殖民理論的到來，喚醒各個學科訓練研究者的歷史意識，使他們開始警覺到自己的領悟與臺灣史上的殖民地經驗有緊密的連繫。」〔註 15〕原住民文學乃應運而生，再加上後殖民理論分析，對於原住民族群處境分析，乃深具指標性的時代意義。

二、原住民族之族群意識

（一）原住民族燕鳴之寂寞賽夏

吳錦發在〈燕鳴的街道〉中，乃展現出原住民少女幼瑪的族群意識，彷彿對於自身原住民身分，甚至於山地家鄉，均存在著一股複雜卻無奈的情緒。幼瑪那句「家？什麼家？……只會向我要錢的家」，乃道盡原住民的經濟

〔註 12〕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4。

〔註 13〕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5~6。

〔註 14〕 吳錦發，〈悲情的山林序〉，《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6。

〔註 15〕 陳芳明，〈膚色可以漂白嗎？〉，法農，《黑皮膚，白面具》（2005 年 4 月），頁 12。

困境與生活壓迫，使其對於家鄉產生矛盾的情緒。

「其實我可以多待一天，用不著急著走的！」我說。「你說要在那種鬼地方再多待一天？」她輕捶著腿說。「什麼叫鬼地方？那是你自己的家鄉！」我有點不悅起來。「走啦！」她似乎很厭煩提到「家鄉」這個字。……「幼瑪，不是我說妳，妳——今天好像不喜歡你的家？」

「家？什麼家？媽的，只會向我要錢的家——」「我是說整個家鄉！」

「怎麼會？不喜歡，這回我就不會帶你上山來玩了！」〔註16〕

原住民少女幼瑪在與漢族朋友的對話中，展現出身為賽夏族原住民，不為人知的辛酸與無奈。幼瑪對於平地男人總充滿著不良印象，彷彿飽受平地漢族的欺壓；甚至於由那句「寂寞……整個賽夏都是寂寞的」，彷彿道盡原住民族在現代社會中的族群困境。

「但是我看妳祭典一完就顯得寂寞了！」……「寂寞……是啊，整個賽夏都是寂寞的！」……「所以到平地我們得不斷地找男人啊！」……「但……，媽的，你們這些平地男人，卻常常弄得我更加寂寞！」她咬牙切齒地說。「我不是那些平地男人！」我說。……

「我是說我、也、是、半、個、山、地、人。」我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地說。「……」她刁鑽地笑著打量我「好，你是半個山地人又怎麼樣？」……「我說我了解，了解妳的寂寞，妳苦命，妳恨妳的家，妳恨……」……「啊——寂寞，整個賽夏都寂寞——」向在祭典中仰天長嘯的賽夏一樣，她拉長聲音喊了一聲，聲音在空曠的峽地中迴響著。〔註17〕

吳錦發藉由原住民少女幼瑪的遭遇與心境，推敲出原住民集體族群意識與受辱經驗，彷彿原住民被殖民者的心理分析，「以往的殖民心理學把殖民者隱藏起來，研究者以科學的面貌出現，關心的是殖民地的心理狀態，而研究者自身的殖民發言位置只是缺席的存在。」〔註18〕此即由原住民心境，分析原住民在族群壓迫與種族歧視下，努力地在平地社會中的夾縫求生存，卻無奈地面對族群生存困境，卻無計可施的落寞與孤獨。

〔註16〕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臺中：晨星出版社，1987年1月），頁281～282。

〔註17〕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82～283。

〔註18〕陳光興；法農，〈法農在後／殖民論述中的位置〉，《黑皮膚，白面具》（2005年4月），頁42。

三、原住民族青年形象

(一) 原住民族幼瑪之爽朗滄桑

吳錦發在〈燕鳴的街道〉中，描述著熱情奔放的原住民少女幼瑪的生活際遇，「我看著她大口喝酒，大聲朗笑，唱歌，並不時地把那一頭黑瀑的長髮舞得四散飛揚。」〔註 19〕幼瑪爽朗開懷的形象，彷彿即為原住民族形象。在原住民祭典中，甚至於熱情地親吻朋友，「沒等我反應過來，她竟雙手伸上來，繞住了我的脖子，重重的吻壓了過來。『跳舞不敢，吻我不敢，上床你敢不敢？』她依舊瞪著我。」〔註 20〕此項舉動即使漢族朋友極為驚訝，而回想起當初認識幼瑪的情境。

結識幼瑪是一次極其偶然的機會，那時我還在電影公司工作，有一回選了一家餐廳出外景；缺少一位彈電子琴的臨時演員，便情商了那間餐廳的電子琴師；那便是幼瑪。〔註 21〕

幼瑪的工作疏誤，乃激怒小劉對幼瑪惡言相向，甚至於以種族歧視言語加以諷刺，而造成幼瑪怒不可遏；豈料，在數日後幼瑪居然與小劉在一起，「幾天後的傍晚，我下工回家，路過西門町的一家旅館，卻看到小劉帶著幼瑪，正要走進旅館去。小劉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以後便聽人家說，她和小劉同居了，但是不到一個月，她又和別的女人一般被小劉拋棄了。」〔註 22〕幼瑪敢愛敢恨，熱情開朗的態度，且帶點淡淡哀愁，彷彿原住民內心深處般的族群精神。

日復一日，我慢慢地發現，她似乎是一個很容易陶醉在音樂裡的人，她喜歡彈奏哀傷的曲調，彈奏的時候，常常閉著說眼，談到哀傷的地方，便忍不住地伴著琴音哼了起來。有一次，我還看到她利用休息的時間走進盥洗室去，出來的時候，眼眶還紅著，顯然是剛剛哭泣過。〔註 23〕

幼瑪乃帶有喜好喝酒的形象，甚至於還愛跟朋友開玩笑。但在開玩笑之際，又帶著淡淡哀愁存在，彷彿即為原住民族處境般，存在著諸多無奈與飽

〔註 19〕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3。

〔註 20〕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5。

〔註 21〕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5~276。

〔註 22〕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6。

〔註 23〕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6~277。

受滄桑。此即諸多原住民，曾面臨的族群困境。

「喝酒！」他把酒端過來。「喝酒不好吧！」她挑釁地盯著我。「我是說妳，傷口還沒好！」……「叫我喝那麼多酒，妳不怕我？」我故意戲謔她。「怕什麼？」她笑了起來。「敢讓你走進我房間來就不怕你什麼了！」……「一向是這樣，進到這房間，就是我的男人了！」〔註24〕

在原住民少女幼瑪眼中，諸多平地男性均覬覦其美色，故幼瑪曾言，「我太了解男人，尤其你們平地男人，你們想的都是同一回事！」〔註25〕縱然如此，仍有真心對待她的漢族朋友。在故事的最後，男主角乃給予幼瑪溫暖，「我悄悄地伸出右手，把她的肩慢慢地擁過來，愈擁愈緊，像緊緊地擁著整個她的……，不，整個賽夏的孤獨一般。」〔註26〕此即彷彿給長期受到種族歧視與族群壓迫的原住民族伸出援手般。

四、原住民族之種族歧視

（一）原住民族幼瑪之族群受辱

吳錦發藉由原住民少女幼瑪，在工作受挫與面對種族歧視，所帶來的語言羞辱；象徵諸多原住民族與漢族、其他族群接觸時，均可能會面臨族群壓迫所帶來的羞辱。因此，漢族口中「笨死了。笨山地仔！」對於原住民族乃充滿著輕蔑的羞辱，讓原住民情何以堪。

第一次我對她的印象並不深刻，只知道那名長髮的少女那晚動作好似不伶俐，一個簡單的動作竟NG了好幾次，後來拍得攝影師小劉惱了。恨恨地咒了一句話：「笨死了。笨山地仔！」「你說什麼？」聽到這句話的她，卻把琴猛地一彈，霍地站起來，插著腰對著小劉吼道。……「媽的，什麼玩意，叫他來道歉！」她卻猛抽著煙，氣得渾身發抖，不停地喃喃地說。〔註27〕

原住民少女幼瑪，在被辱罵「笨山地仔」後，所展現的剽悍形象，與數日後在旅館的形象，著實地令人疑惑，「她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呢？可以噬人一般罵人，事後又可以輕易地陪人上床的女人，到底擁有怎麼樣的一顆

〔註24〕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85。

〔註25〕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85。

〔註26〕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92。

〔註27〕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75~276。

心靈？」〔註 28〕此即象徵著原住民，努力適應社會的方式之一。

我想起她那天晚上在那家餐廳裡被人罵一句「笨山地仔」，而氣得發抖，大嚷著要人家向她道歉的剽悍的形象，以及過了幾天後在旅館門口害羞地低頭哀憐的神情。她這兩種形象形成不可解的矛盾，在我腦海中糾纏爭鬥起來。〔註 29〕

當幼瑪與朋友在飲酒吵架時，脫口而出對漢族男人的觀點，乃引來朋友不滿，而雙方爆發口角，幼瑪甚至於啜泣起來，說道當初曾被羞辱地稱之為「山地母狗」的語言傷害，乃揭露原住民遭受種族歧視的不平等對待與輕蔑歧視眼光。

「妳把男人都看成什麼？」我把聲音提高起來。「狗！」「我不是狗！自己不當母狗，公狗不會找上來！」我大聲地吼。……「我——對不起，不該罵妳是母狗。」……「我——我們都不是狗！」……「你不是，我……是！」她抽泣起來。……「我們是狗，那個女人就是這樣罵我，我們是山地母狗！」她轉身對著我喊。〔註 30〕

當幼瑪再次遇見小劉時，竟被小劉霸王硬上弓地羞辱著，小劉對著幼瑪喊出，「臭蕃仔，死蕃仔」一語，同樣地針對幼瑪的原住民身分進行人身攻擊；又再次地羞辱到原住民族的種族形象。

小劉被她一喝，頗感意外似地，一時愣住了，隨即又笑涎涎地說：「真辣！幾個月不睡，她騷勁就來了，喂，吳的，你他媽像個男子漢一點，別盡撿穿過的鞋子穿……。」話沒說完，幼瑪拿起一杯酒當著他的臉，潑了上去。酒潑到小劉的眼睛裡，痛得她哇啦哇啦大叫起來。「我操你媽，我操你媽……臭蕃仔，死蕃仔，老子今天不弄死妳才怪！」說著倏地衝上前去，一把抱住她，硬要把她拖到房間裡去。〔註 31〕

當幼瑪慘遭小劉的語言與行動羞辱時，其他漢族朋友乃幸災樂禍地羞辱著幼瑪，彷彿象徵著原住民族所承受的集體族群羞辱。小劉口中說道，「這蕃仔原來是我的貨」，簡直就不將幼瑪當人看待，那句「蕃仔」不外乎展現出對原住民族的種族歧視之意。

〔註 28〕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6～277。

〔註 29〕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76～277。

〔註 30〕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86～287。

〔註 31〕 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 年 1 月），頁 288。

幼瑪大叫著踢打他，叱罵他，喝酒的伙伴們卻笑著上前去幫他把她扛起來，響應把她扛進房間裡去，酒女們也在一旁譁笑叫好。……

「喂！你大聲什麼？媽的，這蕃仔原來是我的貨，你有沒有搞清楚？」小劉握著拳頭走上來。……「你別他媽藉酒裝瘋，你把她看成聖女啊，我告訴你，她我玩得都不想玩了，你還把她當做寶？老子今天想玩她，還算是她的運氣！」小劉轉過身，輕佻地摸著她的臉蛋說。〔註32〕

幼瑪面對著漢族朋友集體的言語與肢體羞辱，僅能泣不成聲又無奈地面對，而選擇自暴自棄地甘於受辱，彷彿原住民在承受種族歧視之餘，僅能莫可奈何認命地面對此族群困境。

「放開他！讓這禽獸來好了！」幼瑪抽泣著說。邊說竟開始脫起衣服來。「你們都來好了！你看你們有多少人，我一個一個……」說著說著竟語不成聲地蹲下去哭泣著說。〔註33〕

吳錦發在〈燕鳴的街道〉中，藉由原住民少女幼瑪所承受的族群壓迫與種族歧視，彷彿象徵著原住民族集體受辱的族群經歷，彷彿法農所述，原住民族需擁有集體宣洩管道，方可紓解族群壓迫與種族歧視所產生的族群壓力，「集體宣洩這個概念。所有社會、所有團體都存在著，而且應該存在著一條渠道，一個出口，好讓那些以攻擊形式累積起來的能量得以釋放。」〔註34〕此即再現原住民所默默承受族群不平等待遇時，僅能莫可奈何地接受這一切甚不公允的族群對待。

五、原住民族之族群壓迫

（一）原住民族之弱勢哀歌

吳錦發在〈靜靜流淌過心底的哀歌〉中，曾舉例諸多原住民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諸如「東埔村挖墳事件」，即在觀光開發利益當前之際，罔顧原住民祖墳的立足之地，乃將原住民族尊嚴完全糟蹋。

東埔村挖墳事件，愚昧不仁的南投縣信義鄉公所的行政官僚，竟爲了觀光開發機化，任由不肖商人把布農族人的祖墳挖掘毀棄，並使

〔註32〕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88～289。

〔註33〕吳錦發，〈燕鳴的街道〉，《悲情的山林》（1987年1月），頁290。

〔註34〕法農，〈黑人的實際經驗〉，《黑皮膚，白面具》（2005年4月），頁241。

其屍骨露天曝曬棄置荒野！我簡直難以相信，在八〇年代號稱民主國家的臺灣，竟然可以容忍這樣的事件發生，這已不是行政官僚昏庸無能的問題了；這件事徹底地說明了，我們這社會從官僚到民間都已經完全腐敗墮落、殘酷不仁。……挖人祖墳，曝人屍骨，想著就打從心底發寒，我想像不出人間還有那個地方會容許這樣的事發生。〔註 35〕

湯英伸事件，諸多學者專家均十分關注，「對於這件案子，在訴訟的過程中，曾經有許多學者專家在報紙上熱烈討論過。」〔註 36〕仍無法避免一個年輕原住民生命的流逝。縱然原住民遭受種族歧視的遭遇仍舊存在，但終因湯英伸事件而受到正視。

十九歲的曹族青年湯英伸因為翔翔洗衣店命案，經過長時間訴訟，終於被最高法院駁回，死刑確定，於五月十五日執行槍決的新聞。……在執行死刑的前夕，更有大批山地知青、宗教界人士、文學家、人類學家在自立晚報副刊登廣告呼籲司法界「槍下留人」，但最後仍挽不回湯英伸寶貴青春的生命。……這件案子背後牽連的平地社會對山地青年因種族歧視而帶來壓迫的事實。〔註 37〕

吳錦發認為諸多漢族作家，在進行原住民文學創作時，「十六位漢族作家也是令人欽佩的，他們大都在作品中呈露了強烈的人道訊息，對於臺灣原住民今日的處境都賦予了深切的關懷與同情。」〔註 38〕吳錦發還秉持著人道精神，深切地反思原住民族群困境。

或深切地檢討了我們當前的山地政策，或者反省了平地人對原住民同胞的種種誤解，他們都是富於良心的作家，他們呼籲平地同胞應該誠心誠意善待我們原住民同胞的苦心，值得我們尊敬。〔註 39〕

在原住民文學創作中，諸多漢族作家乃關懷著原住民族的際遇與將來，彷彿法農所述，人類對於少數弱勢族群原住民的重視與關懷乃甚為重要，「引

〔註 35〕 吳錦發，〈靜靜流淌過心底的哀歌〉，《願嫁山地郎》（臺中：晨星出版社，1989年3月），頁6。

〔註 36〕 吳錦發，〈靜靜流淌過心底的哀歌〉，《願嫁山地郎》（1989年3月），頁7。

〔註 37〕 吳錦發，〈靜靜流淌過心底的哀歌〉，《願嫁山地郎》（1989年3月），頁7。

〔註 38〕 吳錦發，〈靜靜流淌過心底的哀歌〉，《願嫁山地郎》（1989年3月），頁10～11。

〔註 39〕 吳錦發，〈靜靜流淌過心底的哀歌〉，《願嫁山地郎》（1989年3月），頁10～11。

領人類成爲主動的，在他的循環中維持對造就人類世界的基本價值的尊重，這就是那些在反省之後準備行動者的第一緊急要務。」〔註 40〕漢族作家即努力思考著如何再現原住民族現代處境，協助原住民改善生活際遇。

（二）原住民族湯英伸之人道反思

吳錦發在 1987 年 7 月發表〈摒棄教條，尋回人道——「湯英伸案」的沉思〉於《臺灣文藝》第 106 期，乃深刻沈思原住民青年的湯英伸事件，「湯英伸被最高法院駁回，湯英伸被判死刑確定等待處決的消息在報紙上刊出的同時，……這個消息使我震驚莫名，足足有一個星期之久無法持續我的工作，生平第一次，我對文學產生『厭棄』的感覺，心底一直有一句話不斷湧現出來，使我毫無力量來抗拒，駁斥它。那句話一直這樣重複著：現在有一個曹族的青年面臨被槍決的命運，這些東西可有什麼力量來挽回他的生命！」〔註 41〕不僅吳錦發關注於原住民族命運，諸多學者專家均努力地爲湯英伸訴願。

有一群人已先我而「行動」了，在自立晚報刊出「槍下留人」的廣告，連著三天，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關注在這幅廣告上，這些「臺灣社會最後的良心者」一定不知道，我當時是如何崇拜他（她）們。……感佩他們爲原住民做出的貢獻，而是有感於：他們在我們這個封閉落伍的社會裡，感勇敢地站在「人」的立場，發出人道的吶喊，我覺得，將爲我們，更重要的，也爲我們的子孫，開啓一到可能的「救贖」之門！〔註 42〕

吳錦發對於湯英伸事件，彷彿深刻地感同身受於原住民族命運，「我清楚地體會到文字世界面對現實社會的無能，我的『文字世界』和『現實世界』被這個案件活生生地割裂開來，……特別是要「眼睜睜看著我關心的人，接受血淋淋的痛苦而無能爲力的現實。」〔註 43〕湯英伸縱然犧牲性命，卻也喚醒社會對於原住民族議題的關注。

湯英伸被執行死刑完畢之後，問題並沒有結束，……許多專家、非專家提出了各式各樣的看法，但是關心臺灣山地問題的胸懷則

〔註 40〕法農，〈黑人和承認〉，《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心靈工坊出版社，2005 年 4 月），頁 327。

〔註 41〕吳錦發，〈摒棄教條，尋回人道〉，《願嫁山地郎》（臺中：晨星出版社，1989 年 3 月），頁 314。

〔註 42〕吳錦發，〈摒棄教條，尋回人道〉，《願嫁山地郎》（1989 年 3 月），頁 315。

〔註 43〕吳錦發，〈摒棄教條，尋回人道〉，《願嫁山地郎》（1989 年 3 月），頁 314。